

光辉的一页

——广州“一二·九”运动史

钟远晋 著



7.506

中山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介绍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广州广大青年学生为反对日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为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而掀起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的历史。



1



2

1 1935年12月9日，由共青团中山大学委员会等五个团体联合发起，在中大礼堂隆重举行广州地区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大会。“一二·九”运动老战士任仲夷、刘田夫、张江明、温盛湘等60多人和广州各高等院校学生代表、来宾共300多人参加盛会。图为全体与会人士在中大礼堂前合影留念。



3

2 1935年12月12日，广州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约4000人举行首次抗日示威大游行。

（曾振生（曾生））



④ 1935年广州学生“一二·九”运动中中山大学抗日会主席团成员、暨南大学教授钟远蕃在纪念大会上作有关“一二·九”斗争的讲话

⑤ 纪念大会会场

⑥ 1977年7月于北京西单大六部口十号邓初民老教授(右)住宅，中是本书作者

（图由作者提供，部分为网络资源）

目 录

一、毛泽东论“一二·九”运动	(1)
二、广州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斗争	(3)
1. 高举“一二·九”运动爱国主义旗帜，为建设繁荣、 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而继续奋斗	(3)
2. 划时代的伟大事件	(15)
3. 运动前夕的艰苦工作	(22)
4. 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前进	(36)
5. 顽强奋斗，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52)
6. 荔湾惨案和大逮捕	(66)
7. 革命的火焰扑灭了	(70)
8. 结束语——几点体会和感想	(72)
三、简论学生爱国运动	(77)
四、悲愤的抗议	(79)
五、广雅中学“行社”与“一二·九”运动	(81)
六、纪念广州“一二·九”运动的英雄战士 ——钱兴同志	(90)
七、痛失良师——悼念爱国民主教授邓初民老师	(99)
后 记	(109)

一、毛泽东论“一二·九”运动

(1939年12月9日)

1939年12月9日“一二·九”纪念大会上，毛主席首先指出“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当“五四”运动以后，到“五卅”运动，中国形成了一个全民的运动，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个时期，“五四”运动已准备了舆论，准备了干部，准备了思想和准备了人心，到后来才有1925—1927年的大革命。

“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西北之时，这说明“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的结合，这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之后，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的团结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他们反对当时对青年的压迫，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

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很多

道理，他们认识清楚，他们要进步，他们要民主，要宪政；这民主和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现在抗战中有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自由。然而全国青年全中国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压迫的自由。他们不准倒退，他们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最后一点，毛主席讲到“自‘五四’运动起，共产党就与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这些说明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与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共产党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反对的是那少数坏知识分子。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知识分子一定要与革命军队结合起来，笔与枪结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出来！”

转摘自《山东教革》第八期，1967年9月30日出版

二、广州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斗争

1. 高举“一二·九”运动爱国主义旗帜，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而继续奋斗

——在广州“一二·九”运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代前言)

主席、各位领导、各位青年学生同志们！

作为60年前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一员，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出席今天广州“一二·九”运动60周年纪念大会。我发言的题目是：“高举‘一二·九’运动爱国主义旗帜，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而继续奋斗！”大家知道，6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制定所谓“欲征服世界，必须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须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政策，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件，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炮制了“满洲国”傀儡组织，并继续向我国华北侵略，于1935年策动汉奸殷汝耕等制造“华北自治”，北平、天津受到日军的直接威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北平的学生连安放一张书桌的安静地方都没有了”，亡国的大灾难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最富于爱国热忱的中国青年学生于

60年前的今天，首先在北平举行了反抗日寇侵略，要求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示威大游行，全国各地学生热烈响应，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广州广大青年学生，在一个多月内举行了四次抗日示威大游行，这就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毛主席在1939年12月9日于延安举行的“一二·九”运动纪念大会上说：“‘一二·九’运动和‘五四’运动一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是抗战动员的准备，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刘少奇同志于1950年12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说：“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中国反动势力逐渐后退，而新的革命运动则逐渐高涨。”事实确是这样，经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后，全国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日益觉醒，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救国的政策，拥护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卖国亡国的政策。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邹韬奋在1935年12月21日上海出版的《大众生活》周刊社论中说：“北平各大学和中学的青年学生，鉴于亡国惨祸的危迫，于本月9日举行请愿和示威游行，在军警严厉威迫之下，全天在寒风凛冽，饥渴交困中冒险前进，虽然水龙乱打，大刀乱舞，不能阻挠他们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本月16日北平学生5000多人又作更英勇壮烈的示威游行，军警用武力压迫，手枪乱放，大刀直冲，学生仍然从容镇静……这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大众并不是甘心做奴隶，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耻并不是出于中国大众的意

思，这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序幕，这是中国大众为民族生存不怕任何牺牲的先声！”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邹韬奋同志正确地指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生动地描述了中国青年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不怕牺牲、勇敢斗争的英雄气概！中国现代历史证明：中国青年学生不愧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先锋，是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力量！

广州青年学生、广东人民有深厚的革命传统；广州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举行北伐战争的革命策源地；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革命文豪鲁迅先生曾在中山大学执教。在“一二·九”运动前，中山大学、勤勤大学、广雅中学（省一中）等就有多种形式的革命组织，如中大的抗日剧社、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是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广雅中学的“行社”读书会等组织；许多爱国进步教授、学者如邓初民、何思敬、何干之（谭秀峰，台山人）等，在“一二·九”前夕进行了大量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经常举行演讲会、讨论会等，鼓吹抗日救国。另一方面，广东虽然远离日寇直接侵略的东北、华北地区，但日本帝国主义无视中国国家主权，在华南、广东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并直接逮捕在广州的朝鲜籍抗日战士（如朝鲜青年李苏民就曾遭日本驻沙面领事馆逮捕）；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土肥原曾来广州进行所谓“访问”（实质上是进行侦察和收买亲日汉奸），竟然受到广东军政界邹鲁等的热烈接待，这些都引起广州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因此，北平学生抗日运动一爆发，就像旋风一样引发了广州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开展了极其壮烈的“一二·九”运动。从1935年12月中旬到

1936年1月，举行了四次抗日示威大游行。据我个人的研究：以其规模、壮烈程度、影响和成效之大来说，广州学生“一二·九”运动是仅次于北平学生的抗日斗争。前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同志在1964年中大建校40周年纪念大会上曾说：“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广州学生‘一二·九’运动对北平及全国学生的‘一二·九’运动作了有力的配合，对华南及全国的抗日运动作了有力的推动。”广州青年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表现的爱国斗争精神，我们应该引以自豪并加以发扬光大！

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于1935年12月12日，排除了种种阻力，举行了抗日示威大游行，全校约4000员工几乎都参加了游行，从当时中大所在地石碑，举着抗日大旗徒步游行到广州各大马路和沙面，进行抗日示威；游行队伍到达当时外国租界沙面对面的六二三路时，群众情绪特别激昂，一致奋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全国一致抗日”，口号声激荡整个天空。这次抗日示威大游行，打破了广州多年来抗日气氛低沉的局面，使广东和华南地区开始进入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涨时期。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大的邓初民教授也一直步行参加游行，直到下午四时左右，游行队伍才回到石碑。邓初民教授1946年在重庆《人物杂志》等多种刊物上著文称这一天是“中山大学最光荣的一天”。当然，这也是广州和整个广东和华南地区青年学生最光荣的一天（中大历来都有不少从广西、江西、闽南、湘南、云南来就读的学生）。

1935年12月16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上海文化界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号

召全国一致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汹涌澎湃，日益高涨。12月30日中大学生召开抗日大会，撤销了国民党反动组织“抗声社”分子在抗日会主席团的职位，选举“中青”成员和左派进步学生担任主席团和中大抗日会筹备委员，文、法、工、农、医学院及附中，分别由曾振声（曾生）、钟远蕃、张凤楼、李康寿、张万久、陈柏昌担任主席团成员，曾振声任主席团主席。大会决议在1935年的最后一天举行广州市全市学生抗日示威游行，继续扩大抗日运动。为了鼓舞和坚定广大同学的斗争意志，30日晚在石牌中大文学院前面草地上召开了有四五百人参加的野火会；同学们围着大火堆，坐着或站着，熊熊的烈火吐上火舌，火星四射，象征着抗日革命的烈火正在猛烈地燃烧，象征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古老中国要在烈火中新生！在野火会上同学们纵情歌唱救亡歌曲，不断高呼抗日口号，并由中大文学院教育系朝鲜籍学生金昌华作了沉痛的抗日演说。金昌华演说详细叙述了日寇在朝鲜、中国东北恣意屠杀朝、中人民的残酷罪行，说到沉痛处，他和同学们都流下热泪，金昌华热烈呼吁同学们一定要坚持抗日斗争，他大声疾呼绝不能当亡国奴！野火会一直开到深夜。

31日中大学生举行的抗日游行，由于“抗声社”分子的捣乱和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厅侦知中大学生要举行抗日游行即下令全市各校放假，参加游行的人数少一些，大约2000人左右，但参加游行的都是抗日情绪热烈、斗争意志更加坚决的学生，中大游行队伍路经沙河、黄花路等地时，会合了庚戌、执信、广雅、知用、教忠、女师等部分学生，总人数达四五百人。游行队伍还派出曾振声等六位代表到国民党西

南政务委员会质问他们为什么平日侈谈“抗日”，现在日寇策动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搞华北特殊化，政委会为什么噤若寒蝉。所谓“西南政委会”这时只由一位秘书出来接见学生代表，说将会把学生们的意见转达给政务委员云云。31日的游行一直进行到晚上。同学们回到石碑中大校内时，连饭都吃不上了，但同学们觉得能在1935年的最后一天进行了抗日游行，十分兴奋，并互相鼓励，要在1936年新的一年继续进行抗日救国斗争！

1936年1月9日中大联合全市各大、中学校举行了第三次抗日示威大游行，这是广州学生抗日运动达到最高潮的一次游行，当天成立了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这次游行与压制学生抗日运动的国民党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中大校长、国民党元老邹鲁在1935年底到南京与蒋介石作了一次政治交易，蒋对邹鲁封官许愿，进行收买，同时由于中大学生举行了多次抗日游行，广东国民党军阀陈济棠对邹鲁很不满意，认为邹鲁治学无方，在这种形势下，邹鲁就迫不及待，要亲自来控制、镇压中大学生的抗日运动了。他发出通告，定于1月6日上午在大礼堂召开大会对全体师生作“训话”。同学们经过详细研究，了解了邹鲁的意图，连日连夜布置工作，准备把大会转变成为抗日大会，正式成立中山大学抗日会。在5日晚上就在大礼堂贴满了大大小小的抗日标语、漫画，有的长达几百字，有的只十多个字，有鼓动、激励抗日的口号，也有直接指斥顽固反对学生抗日的反动教授为“汉奸教授”，学生还组织了纠察队，由文学院学生冯道先为总队长，他派出队员彻夜守卫大礼堂，防止反动分子把抗日标语撕坏。6日上午9时，大礼堂挤满了人，在广州的

中大附中师生以及广州各校的代表也赶来参加大会。邹鲁坐着小汽车，带了一批随从来到大礼堂，他抬头一看，整个礼堂（当时是木板，草棚搭的）贴满了标语、漫画，人群拥挤，气氛紧张，但他仍故示镇定，迈步走上主席台，开始对学生“训话”。他最初说明他到南京是向蒋先生交涉中大建设经费，接着邹鲁就谈到学生们十分关心的抗日问题，他首先自我吹嘘一番，说自己是一贯主张抗日的，说此次到南京就是要“催促”蒋介石实行抗日，邹鲁的讲话很含蓄狡黠，他说他问了蒋先生是否要抗日，蒋答复说：“我不抗日，日本也会打我呀！”邹鲁又说：我告诫蒋先生，“现在全国人心激昂，急切要实行抗日，如果你迟迟不抵抗，到后来真正要抵抗日本时，人心也涣散了，无可挽救了。”邹鲁说蒋先生答复说：“政府现在在积极准备，此事万万急不得，不要受反动派煽动。”学生们一听到邹鲁的这番话，就十分明白邹鲁的意图了，原来就是说蒋介石也是要抗日的，但要“准备”，因此，全国人民必须忍耐等候蒋介石有朝一日实行“抗日”！同学们心中立刻激起火一般的愤怒情绪，全场逐渐骚动起来，发出表示抗议的“嘘！嘘！”声音，这时邹鲁的“训话”急转直下，他板起脸孔，指责中大学生的抗日运动“过火”了，是“越轨行动”，他厚着脸皮说他要亲自来“领导”中大的抗日运动，他宣布要成立由学校领导的“中大抗日救国会”，取消学生们自己选举成立的“中大学生抗日会筹委会”，并立即宣布大会散会。3000多同学听到邹鲁要取消同学们自己选举的“中大抗日会筹委会”，实行压制、包办中大学生的抗日运动，非常愤激，全场哗然，不肯散会，并一致高声喊着：“我们要继续开抗日大会”，“立即成立中

山大学抗日会“，“反对包办抗日”、“坚持抗日运动”等口号。邹鲁这时非常狼狈，他再次宣布散会，要学生们离去，但同学们不走，情绪激动，坚持要继续开抗日大会，邹鲁的一些亲信，如一贯顽固反抗日、美化“国际联盟”的郑彦棻（学生们说他是“汉奸教授”）以及文学院长范锜等，一个个跑上主席台讲话，训导学生要服从邹校长“领导”抗日，但他们一个个都说不上二句话就被同学们轰下了台。邹鲁看到他的亲信一个个被轰下台，竟咆哮大怒，他大声辱骂学生：“你们这是抗日吗？你们是亡国学生！”这时会场秩序已无法维持，在这紧急关头，邓初民教授迈步走向主席台讲话，全场就立刻爆发出欢呼声，长达五分钟之久。从这情况可以看出，青年学生们的爱憎是十分鲜明的，谁抗日爱国就拥护谁，谁压制、反抗日就反对谁，一点不含糊！邓初民教授的讲话非常明确和巧妙，他说：“当今全国人民要不分阶层，团结一致抗日救国，邹校长和全体教授也是坚决抗日爱国的，邹校长几时不抗日，我们就几时打倒他！我们今天大会的任务就是要正式成立‘中山大学抗日会’，继续进行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场一片欢呼声中，邹鲁也不敢溜走，大会继续进行，中大抗日会筹委会学院代表走上主席台，由曾振声主持大会，通过了正式成立“中山大学抗日会”，定期1月9日联合广州全市学生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并请学校拨出毫洋3000元作为抗日会经费，校车供抗日会使用等决议。大会并请邹鲁领导全校师生隆重宣誓抗日，他举起右手，领导宣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谁不抗日，天诛地灭！”会后邹鲁虽仍然对曾振声等多方恐吓和阻挠，但终于拨出1000毫洋作抗日会经费，有了这笔钱，抗日会主席团

立即积极印刷大量的抗日宣传品，散发到全广州市、广东和西南广西、江西、云南、湘南各省区。

1月9日的全市抗日大会，虽然遭到广东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压制，如广东教育厅宣布全市各校提前放寒假、封锁校舍等等，但由于中大联络队事前做了周密的联络工作，中大学生3000多人的游行队伍，沿途加入了中大附中学生1000多人，广雅学生1000多人以及执信、市女中、女师、知用、教忠、国民大学、勤勤大学、民大附中、仲元、庚戌等学生都冲出校门，加入游行队伍，共约达1万人，同学们热情激昂，沿途一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坚决反对南京政府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一致对外”。中大学生还组织了几十个宣传队，沿途对老百姓作抗日演讲，并组织有百多人的纠察队，由冯道先总队长统一指挥，保护游行队伍，制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冯道先同学由于在抗日运动中坚决努力工作，后来遭广州公安局长何莘逮捕，后被秘密杀害）。队伍游行到广州长堤新填地广场（后来建起爱群大厦，现改为人民大厦），举行了全广州市学生联合抗日大会，由曾振声任大会主席。在大会四周围聚了成千上万的市民群众，宣传队员发表抗日讲演，特别是中大学生抗日运动中最热情的鼓动者和组织者钱兴，不断地发表热烈的演讲，号召全市人民起来一致抗日，加入抗日游行队伍，他的声音都喊哑了，汗水和泪水沾满了他的眼镜和棉布长衫（钱兴当时是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中大支部书记，“一二·九”运动后，他先后担任中共福建厦门市市委书记、广西临时省工委书记、广东西江纵队领导，1948年在战斗中牺牲）。在宣传队、钱兴等同学的鼓动

下，一批批的广州市民热情地参加了抗日大会和游行，参加人数约2万多人。大会正式决议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曾振声任主席。大会结束后，中大游行队伍向北转西回石碑，在路经惠爱西路（现中山五路）边将军西路（广东省国民党教育厅即设在将军西路内）时，游行群众高呼要进入将军西路广东教育厅前示威，并质问他们为什么屡次阻挠全市学生参加抗日游行？中大抗日会主席团原来并没有到广东省教育厅去示威的计划，曾振声和我都是当时持大旗的领队，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把队伍开进去，当队伍到达教育厅门前时，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同学们高呼口号，约几分钟，突然有人呼喊：“我们冲进去！”一时间同学们冲进教育厅，把大门、玻璃、窗门、办公桌椅等打个稀烂。我看到最先冲进去的是几位朝鲜籍同学，中大附中学生还把教育厅的招牌拆下来，当作胜利品抬回文明路中大附中大操场烧掉。这就是著名的“打教育厅事件”。对这次事件曾有不同的评论，如当时“中育”领导就曾严厉批评钱兴等，认为犯了过“左”的错误，但毛主席却评价很高，据曾生回忆，当解放后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主席就说：“你就是当年打教育厅的广东学生代表吗？打得好！这是表示青年学生坚决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热情表现！”

自“打教育厅事件”发生后，广州的局势便严重起来，如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听到教育厅被抗日学生打个稀烂，他震怒大喊：“这不是公然造反吗？学生既然敢打教育厅，明天不就会来打我的司令部了吗？”他下令要对学生进行压制、逮捕，中大校内从此就来了许多身分不明的人，打听曾振声、钱兴等人的住处，中大学生还抓住一个广州公安